

古战场遗址留给后人的感叹 (组诗)

李伟(四川)

重现

晨光中,朝拜者大都推脱凡间俗事
由逐一端详,重现
苍老,宁静,争奇斗艳的故事
熟悉年老的砖清晰的瓦

到处都有奔向美德的面孔,聆听
一级一级伤痛。而往事
在游山归来时,耳目一新
有备受仰慕的题名处
仍旧宠爱心怀梦想的人来来往往

每一步,都为了用慈悲,用善念
去感动去召唤。仿佛两边的
石锣石鼓,好似我人生的
一面铜镜,越照
山越清亮,我越向上

云峰塔

在这里,没有峡谷之颠的粗犷
只有梦中千年的老旧
无关紧要的序幕,一半世俗

出川的,进川的,由此欲语还休
我知道岁月的痕迹

早已深深勒紧这座迎风站立的古塔

卓绝的风姿,在古驿道上彰显豪气
那些陪衬的青石,崎岖的命运
始终和缜密的诗文走到一起

此刻天地有杂念,雄关盘踞一段历史
古色古香的灵魂舒展宽敞
抒发一首诗的开始,即使难受

诡异与沧桑,对于奇迹的再现
云峰塔,将继续支撑着
越来越苍翠的本色,出演万千霞光

摆动的美颜,陪白云,无空旷
寻找古老的孤独
赏尽一生干净的情话,应是浪漫入画

题名处

石头已残缺,驿道也革新路宽
放飞月亮的关隘
被风吹越越新,剩下的儿女情长
留在石阶上留在苔藓上
痕迹里到处都有鸟儿们争食的过程

从题名处路过的老者,年龄和我
不相上下,用微胖的身体

面向血色的暮色,安放哀愁
手中的文字,早已成梦
内心驻扎的兵戈杀伐
留在归心似箭的山水里

独享过他当年初出茅庐的文章,和日子
一起,见证了太多的炫耀
大多本该回响在古道上的天开文运
就这样藏下七分文静,三分霸气
话题也越来越藏在沉重的呼吸里

写意

或许,古驿道的暮色与日新月异的
城市有关,一旦错过傍晚
霞光背着翠绿的鸟鸣
一边褪色一边装饰
放低姿势的花草,让云峰关不再苍老

山上的塔,关住语言内部的强音
留意越爬越高的文字
留意隆隆枪炮,停在一个诗人的笔中
仿佛那些死去的躯体,灵魂去哪里
都钟情这里的一草一木,还有泪水

至于习惯爱抒情的山脉和那些
狭路相逢的石头,在越来越硬的同时

颠倒是非,让重庆入川的路
没有了险峻没有了刀刃相见时的恐惧
每一步都有古战场遗址留给后人的感叹

云峰关

老旧的名字,一站就是千年
那些站得稳的石头,一直向上,向上
才能托举一生千疮百孔的塔身
站得稳,有些人的命才能
大吉大利。更何况盐茶古道
护送的威风,从没间断,
一直都用脚步丈量

游人纷至沓来,倦鸟,从一棵树
到一大片树,汇聚着力量
让声音持续,持续开放,
只要大朵的阳光
照耀,曾经的触摸,曾经的仰望的模样

阳光布道,深入石头里的枪声地声
不敢再翻动每一片砖瓦
和站在风中抖动
愁绪的人,不是所有的一切
为你今日的辉煌,而放低身子
而是隘口的名字,高举着“乐善好施”
和彩旗很重的黄昏,谈论“兴隆昌盛”

我的儿子
是否还会二十四小时
衣不解带地陪护

家属签字
我以最快的速度
落笔

在天盖寺喝茶

十二棵千年银杏,用褶皱
把午后温暖的阳光炒成一盘
青椒肉丝。填饱天盖寺
普度众生的胃。飞檐上摇摆的
一棵柳树,换上绿色的汉服
琴瑟和谐,飘渺的太平

盖碗茶,在千年茶树王面前
自惭形秽。卑微的只是汤色
涩口的还有春天,横槊的沉默

没有被文件和工作电话绑架
时光在蒙顶山像枯水时节的水车
静止。偶尔打进来的骚扰电话
挂断也心情愉悦。邻座排队的男生
或古筝,或二胡,或笛子
让我们的闲聊,像她们的年轻的躯体
圆润,丰满

仲春偶感风寒。山风破窗而入
在茶舍乱窜,扰乱了大师的侃侃而谈
起身,拂袖。空留香炉的青烟
袅袅升空

海窝子

青砖,小瓦,吞吐白色的墙
金莲捺人的窗根,映红满街的
灯笼。跟黄龙溪,街子
一样的脸谱。涂满川剧的颜料

牡丹的根系,爬满海窝子的
行头。雨来不来都无所谓
刚把热情铺满一桌子
2012年的红花椒,比任何
新郎,都要傲娇

喝一杯,这辈子就少了一杯
诗人们又多了一杯,比
李白,终究还是少了一杯

停车场旁的戏台,花白的
胡须至少期颐,搬到海窝子
才幼儿园。但他总比
钢筋混凝土仿装的古建筑
真实。也比一些密封大师的
诗人,低调沉稳

浦江的水,在海窝子
比矿泉水还纯净。他也
奈何不了,他的人生
满满城市的气味。我再次
喝下一杯红花椒,满满的
粮食的味道

女儿红

马蹄扬起酒醉的三月
牡丹的名字不仅是贵妃
把仰望演化成亲昵

你除非让桃花从此不凋零

女儿红,得配姜丝和话梅
煮文竹的清高,让相思在
醇厚的岁月里,把期望灌醉

说江南,江南在千里之外
烟雨凄凄的金腰楼
哪比得一壶普洱,把鸭子河的水
泡得经久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59 期

职场故事

你咋又喝酒

刘平(四川)

黄昏的时候,张慧芳已在梨花河边坐
了很久了。明天就要离开梨花沟了,她在
梨花沟小学当了三十年老师,要走了,心
里很舍不得。

张慧芳是去城里做手术。教育局照顾
她,在城里学校给她安排了新工作,做了
手术,她就不回来了。

早春的黄昏,山里很冷。但张慧芳还
是想再多坐一会儿,她脖子上的红围巾很
厚,很显眼。

那头不远处,正在给梨树施肥的王大
奎无意中发现了坐在河边石头上的张慧
芳。那条红围巾,很容易被发现。

梨花河上一只野鸭子扑棱棱飞过。今
年野鸭子咋来得这么早呢?张慧芳想,笑
了一下。

山沟里的三十年,张慧芳有太多的甜
酸苦辣。可看着一个个山里娃考上大学走
出大山,张慧芳就觉得受再多的苦也值得。

梨树枝头正在孕育新的生机,张慧芳
知道,再过一阵,梨树就会开花苞了。
一桩桩,一件件事情在张慧芳脑子里
过“电影”,时而,她脸上就冷不丁露出笑。
后来,她突然想起了一个人,王敏的父亲
王大奎。

王敏现在在昆明读大三。可如果当初
任由王大奎烂酒,王敏的命运会截然不
同。

在王敏身上,张慧芳操心最多。
因为老婆跟人跑了,王敏又是个女
娃,王大奎对未来感到很绝望,就成天借
酒浇愁,常常喝得烂醉。醉了就发病,王敏
身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张慧芳一趟趟往
王大奎家跑,让王大奎戒酒。王大奎说:
“我啥都没了,不喝酒干啥?”

张慧芳说:“您咋啥都没了?您还有
家,还有王敏。”

王大奎说:“一个娃娃,有啥盼头
……”

张慧芳心里很来气,给王大奎讲居里
夫人、屠呦呦、董明珠……王大奎瞪着迷
茫的眼睛,说:“娃娃也能长出息?”

张慧芳说:“当然能!”又说:“王敏以
后出息了,您也享福。”

终于,王大奎答应戒酒,还给张慧芳
写了戒酒保证书。

王大奎也算条汉子,真的就戒酒了,
打工、种菜、养猪喂鸡、栽梨树,认认真
过日子。王大奎说,他要好好供王敏读书。
几年后,王大奎的老婆回来了。张慧

芳又赶紧跑过去,对两口子说:“好好过日
子。”

张慧芳看得出来,以后,王大奎更勤
快了。

梨花河边这条小路就通向王大奎的
家,不远,就在那头。张慧芳突然想去王大
奎家看看,看看他养得免,三个月前,为了
多挣钱,王大奎建起了兔棚。顺便也了解
一下王敏在大学的情况,王敏常常给她打
电话,可她还是想向王大奎再问问。

张慧芳正欲起身的时候下意识往王大
奎家的方向扭了一下头,可就在这时
候,她突然发现不远处王大奎正蹲在河
边,手里举起一个瓶子样的东西,一会儿
仰头喝一口,一会儿又仰头喝一口。

“该不是在偷偷喝酒吧?”张慧芳想,
心里“咯噔”一下。

张慧芳起身快步朝王大奎走去,王大
奎似乎知道她来的目的,赶紧把瓶子扔进
河里。

“肯定是在喝酒!”张慧芳想。
张慧芳心里很生气。已经戒了这么多
年,为什么又要喝酒呢?一旦又开始烂酒,
家就又毁了。

“这个王大奎,本以为你算个男子汉,
没想你还是忘不了酒。”张慧芳心里冒
出一股火。

王大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张慧
芳朝自己走来。一会儿,张慧芳走到王大
奎面前,发现王大奎的衣服敞开着,脚上
的鞋带也开着。

这大冷的天,王大奎想干啥?
张慧芳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味。

“王大奎!你咋又喝酒?”张慧芳厉声
说道。

王大奎一下有些紧张,结结巴巴说:
“张老师!我没、我、我……”

“你没喝酒?我刚才看见你把酒瓶子
扔河里了。”张慧芳大声说,“有本事你继
续喝呀,扔酒瓶子干啥?”

看着张慧芳,王大奎反倒变得镇定
了。他说:“张老师!您、没、没事吧?”

张慧芳说:“我能有啥事?”又说:“不
喝酒您要死?”

王大奎突然笑了,说:“没事就好。下
午看见您一直坐在河边,担心您……”顿
一下,又说:“这时候河水太凉,下河前,我
得先喝几口酒暖暖身子……”

张慧芳顿时明白了什么,“噗嗤”一声
笑了……

麦云

史越(河北)

再下半年雨,老顺家这房子就得塌。
麦云杵在门口,望着扯天连地的雨幕,心
里堵得慌。该死的雨,下了三天了,不但没
有停的意思,反而越下越有劲了。

房子是老房子,土坯砌墙,水泥碴子
顶,木格窗根有几根破烂。里间那个窗子
横着是六格竖着是四格,外间这个窗子,
横着竖着都是五格。

麦云跟老顺是半路夫妻。
男人死那年,麦云还不到四十岁。男
人坟头的小柳树已经对把粗了,邻村老顺
的老婆没了,媒人跑来好几趟,麦云不想
再受儿媳的白眼,就点头了。原来麦云
苦巴巴地把儿子张强拉扯大,给他盖了房
子娶了媳妇,小两口却视她为敌。儿媳妇
听说她要改嫁,整天挑刺找事。张强装
傻充愣。麦云心里拔凉拔凉的——花钱娶
进家一个敌人,还搭上一个“叛徒”。儿
媳妇说,着急嫁汉子,拦都拦不住,丢死
人了,走吧走吧,死了甭想进坟。

麦云跟老顺结婚拜天地那天,老顺的
独生女儿回来了,临走撂下一句话,跟
我爹做伴我不反对,有俺娘在地里躺着,
万一哪天你不在了,绝对不能进俺家坟。

为这句话麦云愣怔了好几天,那边
儿媳妇不让她进坟,这边又敲锣亮响发了
话。

老顺说,过一天算一天,想恁多干啥?
咱高高兴兴的,说不定都能活大岁数,到
时候,没准儿闺女能改变主意呢!

老顺憨实,舍得出力干活,就是脾气
暴爱骂人,这些媒人早就给麦云打过预防
针。麦云想,挨几句骂不算啥,总比先前那
个死男人动不动就打强。

老顺吃饭不洗手,晚上不洗脚,牙膏
牙刷上面的土比一块钱的钢镚还厚,但老
顺稀罕她,挣了钱全交给她保管,每到换
季,都领着她去买新衣裳。

老顺闺女在大城市上班,前年买房,
老顺卖了新盖的院子,贴补给闺女,他和
麦云搬回老院那座破房子住。

日子舒坦了,时间住住过得很快。一
天,老顺要拉着麦云去医院体检,麦云把
头摇得像拨浪鼓,能吃能睡不疼不痒的,
为啥花那个冤枉钱?

老顺说,咱都六十了,以后每年都去
医院大检查一回,这个钱不能省。
麦云还是不想去。

老顺说,今儿吃饭前,我洗手了,吃了

饭还刷牙了呢,不信你闻闻。说着,把嘴凑
近麦云的脸,眨眨眼小声说,晚上我洗脚。

麦云在老顺脸上轻轻地打了一下,咯
咯咯咯笑着,跑进屋灌了一大杯开水,次
天喜地坐上了老顺开的电三轮。

麦云不相信老顺查出了毛病,她问了
医生好几遍,她觉得如果他俩非要一个人
得病,那个人应该还是她。

麦云跟老顺是半路夫妻。
男人死那年,麦云还不到四十岁。男
人坟头的小柳树已经对把粗了,邻村老顺
的老婆没了,媒人跑来好几趟,麦云不想
再受儿媳的白眼,就点头了。原来麦云
苦巴巴地把儿子张强拉扯大,给他盖了房
子娶了媳妇,小两口却视她为敌。儿媳妇
听说她要改嫁,整天挑刺找事。张强装
傻充愣。麦云心里拔凉拔凉的——花钱娶
进家一个敌人,还搭上一个“叛徒”。儿
媳妇说,着急嫁汉子,拦都拦不住,丢死
人了,走吧走吧,死了甭想进坟。

麦云跟老顺结婚拜天地那天,老顺的
独生女儿回来了,临走撂下一句话,跟
我爹做伴我不反对,有俺娘在地里躺着,
万一哪天你不在了,绝对不能进俺家坟。

为这句话麦云愣怔了好几天,那边
儿媳妇不让她进坟,这边又敲锣亮响发了
话。

老顺说,过一天算一天,想恁多干啥?
咱高高兴兴的,说不定都能活大岁数,到
时候,没准儿闺女能改变主意呢!

老顺憨实,舍得出力干活,就是脾气
暴爱骂人,这些媒人早就给麦云打过预防
针。麦云想,挨几句骂不算啥,总比先前那
个死男人动不动就打强。

老顺吃饭不洗手,晚上不洗脚,牙膏
牙刷上面的土比一块钱的钢镚还厚,但老
顺稀罕她,挣了钱全交给她保管,每到换
季,都领着她去买新衣裳。

老顺闺女在大城市上班,前年买房,
老顺卖了新盖的院子,贴补给闺女,他和
麦云搬回老院那座破房子住。

日子舒坦了,时间住住过得很快。一
天,老顺要拉着麦云去医院体检,麦云把
头摇得像拨浪鼓,能吃能睡不疼不痒的,
为啥花那个冤枉钱?

老顺说,咱都六十了,以后每年都去
医院大检查一回,这个钱不能省。
麦云还是不想去。

老顺说,今儿吃饭前,我洗手了,吃了

饭还刷牙了呢,不信你闻闻。说着,把嘴凑
近麦云的脸,眨眨眼小声说,晚上我洗脚。

麦云在老顺脸上轻轻地打了一下,咯
咯咯咯笑着,跑进屋灌了一大杯开水,次
天喜地坐上了老顺开的电三轮。

麦云不相信老顺查出了毛病,她问了
医生好几遍,她觉得如果他俩非要一个人
得病,那个人应该还是她。

麦云跟老顺是半路夫妻。
男人死那年,麦云还不到四十岁。男
人坟头的小柳树已经对把粗了,邻村老顺
的老婆没了,媒人跑来好几趟,麦云不想
再受儿媳的白眼,就点头了。原来麦云
苦巴巴地把儿子张强拉扯大,给他盖了房
子娶了媳妇,小两口却视她为敌。儿媳妇
听说她要改嫁,整天挑刺找事。张强装
傻充愣。麦云心里拔凉拔凉的——花钱娶
进家一个敌人,还搭上一个“叛徒”。儿
媳妇说,着急嫁汉子,拦都拦不住,丢死
人了,走吧走吧,死了甭想进坟。

麦云跟老顺结婚拜天地那天,老顺的
独生女儿回来了,临走撂下一句话,跟
我爹做伴我不反对,有俺娘在地里躺着,
万一哪天你不在了,绝对不能进俺家坟。

人的一辈子 很多时候都在扮演过客 (组诗)

李滢(四川)

在若尔盖

时光侵蚀着往事,曾经的心
潮澎湃,被锉刀打磨成一
潭死水。偶有鱼冒出水面
吐着残缺的圈,波澜不惊

谁的忐忑,把一轮明月挂
在海拔三千六的地平线,这轮明月
比海拔五百的成都,大了多许
惊叹这不真实,像你的笑唇

草原宁静的夜,把一只孤狼的饥饿
撕扯得零碎。狼的眼睛
和我倒映在玻璃窗上的孤单
一样老花,散光

清晨的一缕霞光,踢踏着凌乱的
马蹄声,提前敲响我的生物钟
在露台,在木栈道
我趴下臃肿的世俗,用手机
记录下真实,最后用手机软件
把真实虚幻成,你们眼中的惊艳

十五年没到花湖,花湖就像我日
渐苍老的容颜。我祈福,花湖却瘦身成
一根牙签。原先水面下开放的花
已蜕变成,墓碑上的昨日黄花

从花湖到唐克,我走的县道 XU13
没有大货车,也极少有小车和我擦身
一路的蓝天白云,和碧绿的草原
过滤着我浮躁的心灵
此刻,我多想我是一头牦牛
或者是一只绵羊
我只想悠闲地啃着,没有农药和雾霾的草

在唐克,想你的夜和我一起高反
凌晨三点的雨,淅淅沥沥持续到天明
迫使我的,我与黄河第一湾的十指相扣

人的一辈子,很多时候都在扮演过客
就像雨刮器
左摇头,右摇头,如此反反复复

再见,若尔盖

跑马溜溜的康定城

跑马溜溜的山,爬满我的
风尘仆仆。没有情歌
这个高原小城就丢失了灵魂
从雪山流淌下来的风,有些
割脸,但不会在你的心口
留下污垢的尘埃。

来自老家的小摩,扎根甘孜
已经十年。他就像来自贡嘎山的风
熟悉康定每一条大街小巷。巴康牛杂火锅
无论是牛头肉,牛肚,牛肠,还是肥牛
都把浓郁的草原带进我们的肠道
用朝拜,和草原进行一次心灵对白

走在一尘不染的街道,还是有点气喘
海拔二千六,我还是该在席间饮酒一二
在神交已久的跑马山下高反一下又有何妨
让彻夜的偏头痛,弥补我的姗姗来迟

决裂

唐朝的伤口在化脓。牡丹的
花蕊盛满女人的绝情。三千里
风尘仆仆,不及一杯烈酒杀喉
欲望的音乐随海啸在翻滚
渔网切割落日的海腥味

昙花的一往情深,在你眼里
滋生成可耻的幼稚和无知
而在于我
不吝于餐桌上的一只猴

四十七年了
除了在糍粑之中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
二十四小时守护在父亲身边
我除了翻遍电话簿
找谁能提供哪怕一丝帮助的朋友
尽早结束父亲的疼痛外
我还担心
世风日下的往后经年

四十七年了
除了糍粑之中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
二十四小时守护在父亲身边
我除了翻遍电话簿
找谁能提供哪怕一丝帮助的朋友
尽早结束父亲的疼痛外
我还担心
世风日下的往后经年

四十七年了
除了糍粑之中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
二十四小时守护在父亲身边
我除了翻遍电话簿
找谁能提供哪怕一丝帮助的朋友
尽早结束父亲的疼痛外
我还担心
世风日下的往后经年

四十七年了
除了糍粑之中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
二十四小时守护在父亲身边
我除了翻遍电话簿
找谁能提供哪怕一丝帮助的朋友
尽早结束父亲的疼痛外
我还担心
世风日下的往后经年

四十七年了
除了糍粑之中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
二十四小时守护在父亲身边
我除了翻遍电话簿
找谁能提供哪怕一丝帮助的朋友
尽早结束父亲的疼痛外
我还担心
世风日下的往后经年